

想起二十年前



HK人與事 周軒諾

多事之秋來形容。

二〇〇三年二月下旬，香港爆發了令人聞風喪膽、綽號「沙士」的非典型肺炎，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恐怖疫症，大部分香港市民皆不知所措、束手無策。這一年，本港一共有二百九十九人被這個叫「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」的疾病奪去性命。

整個三月份，東方之珠瀰漫着一片愁雲慘霧。因為「沙士」來襲，香港街頭巷尾，一度人心惶惶，港人無不眉頭深鎖，殊不知低處未算低。

四月一日愚人節當天傍晚，陪伴港人成長、昵稱「哥哥」的天王巨星張國榮在中環一間酒店的二十四樓一躍而下，告別世界，震驚中外之餘，也一度讓飽受「沙士」煎熬的香港人黯然神傷、難以釋懷。

一個多月後的五月十三日，請纓由內科病房轉到「沙士」病房工作、親自為病人插喉而沾到患者飛沫，從而感染「沙士」病毒的屯門醫院醫生謝婉雯不敵病魔，因公殉職。其當仁不讓的英勇事跡可歌可泣，是值得歌頌的英雄。謝醫生因拯救病人而犧牲，生動地詮釋了何謂捨生取義，讓無數香港人動容。

這年夏天，球星如雲的利物浦和皇家馬德里訪港獻技，給活在陰霾下的港人留下難忘印象。

十月尾，中國首位太空人楊利偉訪問香港六天，在本港掀起一陣楊利偉旋風及航天熱

潮。可以說楊利偉的訪港最早播下了香港人的航天夢。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國家已經在香港選拔「載荷專家」出征外太空。回想二十年前，誰能料到香港人也能做太空人？

十二月下旬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百變天后、「梅姐」梅艷芳因病撒手塵寰，年僅四十歲，眾多粉絲悲痛欲絕。梅艷芳是首位出任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女藝人，也是開個人演唱會最多的華人女歌手，在演藝圈的地位德高望重。

時光飛逝，二十載過去了，相信「哥哥」「梅姐」一直活在很多人的心裏，時刻想念，正如「梅姐」其中一首代表作《似水流年》所說：「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遠纏……外貌早改變，處境都變，情懷未變。」

「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」，如果沒有從歷史中吸取營養和教訓，那歷史只是已發生的事而已，不值一晒。二十年了，抗擊「沙士」的經驗對我們應付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可有幫助？大家又能從上述傑出的兩位女性身上學到些什麼？又有沒有被中國第一位太空人的事跡啟發呢？



▲位於香港公園太極園的謝婉雯銅像。

資料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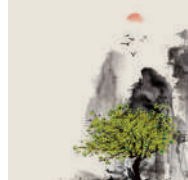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什錦 楊不秋

梧桐飛絮。正值清明時分，黃河岸邊的景區也該柳絮飄飄了吧。

在描寫清明的古詩詞中，常常會看到清明柳。溫庭筠在《清明日》中寫「出犯繁花露，歸穿弱柳風」，歐陽修在《清明上巳西湖好》中寫「爭道誰家，綠柳朱輪走鈿車」，吳文英在《聽風聽雨過清明》中寫「樓前綠暗分攜路，一絲柳，一寸柔情」。清明時節踏青出遊，清明柳是畫中的一景，點綴春色。不過，清明柳有個令人唏噓嘆惋的故事。

仲春時節，家鄉的氣候宜人。粉紅的桃花，粉白的櫻花，雪白的梨花，還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，滿樹深深淺淺的紅和紫，競相盛開。市區還種植了好多的法國梧桐，一簇簇新發的綠芽在枝頭鋪開一片淡淡的綠意，也開始



繽紛華夏 南翔

我念大學期間，檔案及工資關係都留在我當了七年鐵路工人的宜春火車站。一日，收到車站總務室王師傅的來信，邀請我暑假一道去桂林，徒兒欣然從命。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，師徒兩人在桂林登象鼻山、穿七星岩；到陽朔賞金桂銀桂，蕩漾遇龍河，記憶猶新。王師傅於九十多歲的高齡去世，也已經年，彼時的音容仍歷歷可辨，不曾被歲月雨打風吹去。

此次來陽朔，也是一對師徒伴遊。只不過是徒兒邀請師傅——我在大學任教以來，大概是受復古之風的影響吧，不少學生私下稱我師傅。徒兒柳經緯是深圳大學首任「浪淘沙」文學社的社長，除了寫作，他的口才和交際能力在大學就已露端倪。這種無拘無束的性格在離開校園之後更顯「張狂」，畢業十六年以來，他遊走在培訓、開店、餐飲、旅遊等多個行業，有過「芝麻開門」之後淘金的喜悅，也經歷了過山車出軌，摔得鼻青臉腫的沮喪。

此時我在陽朔見到他，但見他理着一個著名足球明星C朗的莫西干頭，身子比我幾年所見更為壯實。也難怪，如今升任某大集團文旅板塊的擔綱者——這個角色與他所學的中文專業更貼近，有動力，更有壓力，他不僅時常在無錫、黃山、莆田和陽朔等地飛來飛去，更有招商、商山、文旅穿針，向外拓展，對內精算……需要更多的精力，更好的身體來應對。

桂林距離陽朔六七十里，皆為溶岩山水覆蓋。簡言之，就是奇峰兀然的喀斯特地貌加之綠水泛波。「中國南方喀斯特」二〇〇七年入選世界自然遺產，它由雲南石林、貴州荔波、重慶武隆、廣西桂林、貴州施秉、重慶佛佛山和廣西環江七地的喀斯特地貌組成。張家界有個「十里畫廊」景區，陽朔也有一個「十里畫廊」景區，若論觀賞喀斯特地貌，陽朔較之桂林，更勝一籌。我來時，適逢仲春，遇龍河水淺見底，河中竹筏簇擁。此時電影《劉三姐》的扮演者黃婉秋剛去世不久，不妨遊人半是念舊，半是懷人地隔筏對歌。

入住「益田西街」，這一塊幾萬平方米的高低錯落的群建築，有食肆，中西餐皆備；有酒店，古典與現代比鄰；有玩檔，大人與孩童爭鋒；還有一家蘇州引進的品牌書店，各式文創產品琳琅滿目，有一面牆，插滿遊人可在數年後收到自己在此發出的賀詞。陽朔着力打造吃、住、行、遊、購、娛為一體的特色商業街區，簡言之，文化+旅

清明柳

晉文公重耳在雄振霸業之前，為躲避迫害而在外流離多年，介子推是他的一位隨臣。在一行人受困無糧，重耳幾於餓死之際，介子推割下自己腿上一塊肉並搭配野菜烹煮成湯給重耳吃，這就是「割股侍君」。重耳大為感動，表示日後定會報答。多年之後的天時地利人和，重耳從流亡者搖身一變成爲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。他對早年這些功臣們紛紛行賞，可他偏偏忘記了介子推。

有人替介子推鳴不平，勸他去索求賞賜。可是介子推認為自己只是做了應做的本分，沒有必要得賞。介子推更加鄙夷這些爭功求賞的人。為了離開世俗的紛擾，他帶着母親去山中隱居。而這些風言風語終究還是傳到了晉文公，他既羞愧又後悔，於是帶人親自去山中找介子推封賞。久尋不見，晉文公求人心切，於是聽信下策，命令放火焚山，希望以山火逼出介子推母子。不想，大火幾日，也絲毫不見人影。火熄之後，才在一棵枯

柳樹下看到介子推母子屍骨，還有樹洞內介子推留給晉文公的一封信書：「割肉奉君盡丹心，但願主公常清明」。晉文公悲痛萬分，追悔莫及。為紀念介子推，晉文公將這一天定為禁煙火、食冷餐的寒食節，並名這棵柳樹為清明柳。

介子推的忠君正道和不求利祿的獨立精神一直被後世崇敬讚美。可是這個故事總讓我覺得十分惋惜。介子推和晉文公，臣忠君，君惜臣，這本應是一對和諧融洽的君臣關係，成就更大的偉業。他們彼此如果可以更明白對方的用心，了解對方的好意，尊重對方的選擇，放下自己的堅持，也許就不會演繹這段悲劇。推而廣之，不僅僅是君臣之間，任何一段親密的關係中，我們表達自己的善意，恐怕不應該將自己的意志凌駕於對方之上，而是要格外關注並尊重對方的意願。

春風徐徐，清明柳在美好的春光裏，風揚柳意，柳隨風飄。

陽朔展痕



▲陽朔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遊，益田西街是一個樣板。三年封控，餐飲、酒店及旅遊業最是憋屈，一道憋屈的還有天南海北的遊客。這麼一個旅遊淡季，天曉得從哪裏湧來多如過江之鯽的遊人。入夜之後，整一個西街的石板路上擠擠挨挨，連一塊戳在路邊的「我等你，就在這裏」的大白話路標，都有人排着隊趨前自拍，自戀，眉目含情，願盼生輝。

徒兒知道師傅我年事增高，心多念舊，那幾天，但凡陽朔當地的老屋、老景、老地方，都盡可能帶我去看看。

我們去了西街不遠的徐悲鴻故居，不大的一個庭院，進門迎面便是一棵樹齡九十六年的巨大的玉蘭樹，樹幹挺直，綠葉紛披。一幢帶着廊廡的三開間磚木結構平房，掛滿泛黃的介紹，從畫家的生平到與桂林的結緣，兼及文字及圖片，以及一些複製品。徐悲鴻在桂林及陽朔，創作了不少以桂林山水為主題的畫作，如《灘江煙雨》《牧童與牛》《灘江船夫》……

值得進入攝影取景框的風光，同時也適合塗抹上畫家的紙與布。陽朔無疑就是這樣一座山城。徐悲鴻故居院內左側的偏房，如今冠名陽朔畫院。本土畫家茁壯成長，他們的作品不僅在圈內展示，也進入了國內外美術館及參加各種大展。如伍雪梅，研究生畢業廣西藝術學院，她的山水畫構圖大氣，筆意淋漓。二〇一四年在桂林美術館舉辦「約會春天——伍雪梅山水畫展」，二〇一八年參加「山水有清音——當代書畫名家法國巴黎邀請展」，並出版《伍雪梅畫集》等多部畫冊。她的外甥黃龍尚是一位八〇後，也已嶄露頭角，其畫作設色清雅，筆墨內斂，已經有多幅作品參加過全國大展。像這樣一街一巷，乃至一家一戶便有多位畫家聯袂而出的，還真不少。

我們去了舊縣村的「十磚九瓦」，一座

土磚房，一個小老闆，同時也是一個沖泡拿鐵等咖啡的小夥計。他告訴我，自己就是本村人，沖泡咖啡是現學現賣。土牆摸起來很光滑，是因噴了一層清漆。就這麼一間土坯房的咖啡屋，居然成了網紅打卡點。

我們去了「墨蘭山舍」，一處將依山而建的明末清初老屋打造的民宿。上到最高一棟，對面山下即將謝幕的油菜花，襯托更遠處比肩而立的黛色山峰，大筆皴擦，如詩如畫。

我們去了「客家小廚」，土磚房略一修飾，張掛一些斗笠、蓑衣、磨盤、風車，就成了可發鄉愁之嘆的家常菜的故鄉。

我們去了白沙鎮的玉龍堡村，從一幢老屋的房頂上喊下來一位滿身泥水的水匠，近前才從鴨舌帽下，看清這是一位高鼻深目的白人，綽號「瘋子鷹」。六年前，這位祖籍英國的南非建築設計師，輾轉兩次來到桂林陽朔舊縣村，一口氣租下六幢破舊的老宅進行改造，他要讓「每個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性格」。如今來到陽朔打聽他的「秘密花園」民宿，幾乎無人不知。柳經緯為了讓我採集更多的人物與故事，那一晚召集過來的人都是中青年，有山東籍夫婦楊長慶、信萍，在此經營品牌伴手禮，目前夫婦倆已在全國十個城市鋪開了二十多家門店。有東北人朱立明，三四年前來到桂林陽朔益田西街開始從事小型商業，做鮮榨水果，水果冰棒，烤榴槤等，如今在海南、重慶和安徽都有自己的商業布點……他們講述自己筆路藍縷，屢仆屢起，搏風搏浪的過程，都由衷慶幸走過一段坎坷之後，得見隧道盡頭射過來一縷耀眼的陽光。

那一晚，久未下雨的陽朔，忽然雷電交加，大雨傾盆，且錯雜冰雹。眾人都擁到門口張望，手接喜雨，呼喚快要見底的遇龍河，春江水漲。

紅霞滿天



市井萬象

傍晚，日落黃昏後，紅霞映紅了整個天空，整座城市披上了紅燦燦的「彩妝」。

圖、文：張亮亮

